資治通鑑/卷27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六十九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七十 後梁紀五

► 卷二百七十一

起強圉赤奮若七月，盡屠維單閼九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70卷

【後梁紀五】 起強圉赤奮若七月，盡屠維單閼九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均王中貞明三年（丁丑，公元九一七年）

秋，七月，庚戌，蜀主以桑弘志為西北面第一招討，王宗宏為東北面第二招討。己未，以兼中書令王宗侃為東北面都招討，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為西北面都招討。

晉王以李嗣源、閻寶兵少，未足以敵契丹，辛未，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。

蜀飛龍使唐文扆居中用事，張格附之，與司徒、判樞密院事毛文錫爭權。文錫將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，會親族於樞密院用樂，不先表聞，蜀主聞樂聲，怪之，文扆從而譖之。八月，庚寅，貶文錫茂州司馬，其子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，籍沒其家；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為榮經尉；傳素罷為工部尚書。以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樞密院事。凝積，傳素之再從弟也。

癸巳，清海、建武節度使劉巖即皇帝位於番禺，國號大越，大赦，改元乾亨。以梁使趙

光裔為兵部尚書，節度副使楊洞潛為兵部侍郎，節度判官李殷衡為禮部侍郎，並同平章事。建三廟，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，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，兄隱曰烈宗襄皇帝。以廣州為興王府。

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，城中危困。李嗣源、閻寶、李存審步騎七萬會於易州，存審曰：「虜眾吾寡，虜多騎，吾多步，若平原相遇，虜以萬騎蹂吾陳，吾無遺類矣。」嗣源曰：「虜無輜重，吾行必載糧食自隨，若平原相遇，虜抄吾糧，吾不戰自潰矣。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，與城中合勢，若中道遇虜，則據險拒之。」甲午，自易州北行，庚子，逾大房嶺，循澗而東。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，距幽州六十里，與契丹遇。契丹驚卻，晉兵翼而隨之。契丹行山上，晉兵行澗下，每至谷口，契丹輒邀之，嗣源父子力戰，乃得進。至山口，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，將士失色。嗣源以百餘騎先進，免冑揚鞭，胡語謂契丹曰：「汝無故犯我疆場，晉王命我將百萬眾直抵西樓，滅汝種族！」因躍馬奮□，三入其陳，斬契丹酋長一人。後軍齊進，契丹兵卻，晉兵始得出。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，人持一枝，止則成寨。契丹騎環寨而過，寨中發萬弩射之，流矢蔽日，契丹人馬死傷塞路。將至幽州，契丹列陳待之。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，戒勿動，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，煙塵蔽天，契丹莫測其多少。因鼓噪合戰，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，契丹大敗，席捲其眾自北山去，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，晉兵追之，俘斬萬計。辛丑，嗣源等入幽州，周德威見之，握手流涕。契丹以盧文進為幽州留後，其後又以為盧龍節度使，文進常居平州，帥奚騎歲入北邊，殺掠吏民。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，雖以兵援之，不免抄掠。契丹每入寇，則文進帥漢卒為鄉導，盧龍巡屬諸州為之殘弊。

劉鄩自滑州入朝，朝議以河朔失守責之。九月，落鄩平章事，左遷亳州團練使。

冬，十月，己亥，加吳越王鏐天下兵馬元帥。

晉王還晉陽。王連歲出征，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，承業勸課農桑，畜積金谷，收市兵馬，征租行法不寬貴戚，由是軍城肅清，饋餉不乏。王或時須錢蒲博及給賜伶人，而承業靳之，錢不可得。王乃置酒錢庫，令其子繼岌為承業舞，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之。王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：「和哥乏錢，七哥宜以錢一積與之，帶馬未為厚也。」承業曰：「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，此錢，大王所以養戰士也，承業不敢以公物為私禮。」王不悅，憑酒以語侵之，承業怒曰：「僕老敕使耳！非為子孫計，惜此庫錢，所以佐王成霸業也，不然，王自取用之，何問僕為！不過財盡民散，一無所成耳。」王怒，顧李紹榮索劍，承業起，挽王衣泣曰：「僕受先王顧托之命，誓為國家誅汴賊，若以惜庫

物死於王手，仆下見先王無愧矣。今日就王請死！」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退，承業奮拳毆寶踣地，罵曰：「閻寶，朱溫之黨，受晉大恩，曾不盡忠為報，顧欲以諂媚自容邪！」曹太夫人聞之，遽令召王，王惶恐叩頭，謝承業曰：「吾以酒失忤七哥，必且得罪於太夫人，七哥為吾痛飲以分其過。」王連飲四卮，承業竟不肯飲。王入宮，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：「小兒忤特進，適已笞之矣。」明日，太夫人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。未幾，承製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、左衛上將軍、燕國公。承業固辭不受，但稱唐官以至終身。掌書記盧質，嗜酒輕傲，嘗呼王諸弟為豚犬，王銜之。承業恐其及禍，乘間言曰：「盧質數無禮，請為大王殺之。」王曰：「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，七哥何言之過也！」承業起立賀曰：「王能如此，何憂不得天下！」質由是獲免。晉王元妃衛國韓夫人，次燕國伊夫人，次魏國劉夫人。劉夫人最有寵，其父成安人，以醫卜為業。夫人幼時，晉將袁建豐掠得之，入於王宮，性狡悍淫妒，從王在魏。父聞其貴，詣魏宮上謁，王召袁建豐示之。建豐曰：「始得夫人時，有黃須丈人護之，此是也。」王以語夫人，夫人方與諸夫人爭寵，以門地相高，恥其家寒微，大怒曰：「妾去鄉時略可記憶，妾父不幸死亂兵，妾守屍哭之而去，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！」命笞劉叟於宮門。

越王巖遣客省使劉瑭使於吳，告即位，且勸吳王稱帝。

閏月，戊申，蜀主以判內樞密院庾凝績為吏部尚書、內樞密使。

十一月，丙子朔，日南至，蜀主祀圜丘。

晉王聞河冰合，曰：「用兵數歲，限一水不得渡，今冰自合，天讚我也。」亟如魏州。

蜀主以劉知俊為都招討使，諸將皆舊功臣，多不用其命，且疾之，故無成功。唐文扆數毀之，蜀主亦忌其才，嘗謂所親曰：「吾老矣，知俊非爾輩所能馭民。」十二月，辛亥，收知俊，稱其謀叛，斬於炭市。

癸丑，蜀大赦，改明年元曰光天。

壬戌，以張宗奭為天下兵馬副元帥。

帝論平慶州功，丁卯，以左龍虎統軍賀瑰為宣義節度使、同平章事，尋以為北面行營招討使。

戊辰，晉王畋於朝城。是日，大寒，晉王視河冰已堅，引步騎稍度。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，緣河數十里，列柵相望，晉王急攻，皆陷之。進攻楊劉城，使步卒斬其鹿角，負葭葦塞塹，四面進攻，即日拔之，獲其守將安彥之。

先是，租庸使、戶部尚書趙巖言於帝曰：「陛下踐祚以來，尚未南郊，議者以為無異藩侯，為四方所輕。請幸西都行郊禮，遂謁宣陵。」敬翔諫曰：「自劉鄩失利以來，公私困竭，人心惴恐；今展禮園丘，必行賞賚，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。且勍敵近在河上，乘輿豈宜輕動！俟北方既平，報本未晚。」帝不聽，己巳，如洛陽，閱車服，飾宮闕，郊祀有日，聞楊劉失守，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，扼汜水矣，從官皆憂其家，相顧涕泣。帝惶駭失圖，遂罷郊祀，奔歸大梁。

甲戌，以河南尹張宗奭為西都留守。

是歲，閩王審知為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延鈞娶越主巖之女。

均王中貞明四年（戊寅，公元九一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亥朔，蜀大赦，復國號曰蜀。

帝至大梁，晉兵侵掠至鄆、濮而還。敬翔上疏曰：「國家連年喪師，疆土日蹙。陛下居深宮之中，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，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！先帝之時，奄有河北，親御豪傑之將，猶不得志。今敵至鄆州，陛下不能留意。臣聞李亞子繼位以來，於今十年，攻城野戰，無不親當矢石，近者攻楊劉，身負束薪為士卒先，一鼓拔之。陛下儒雅守文，晏安自若，使賀瑰輩敵之，而望攘逐寇仇，非臣所知也。陛下宜詢訪黎老，別求異策。不然，憂未艾也。臣雖駑怯，受國重恩，陛下必若乏才，乞於邊垂自效。」疏奏，趙、張之徒言翔怨望，帝遂不用。

吳以右都押牙王祺為虔州行營都指揮使，將洪、撫、袁、吉之兵擊譚全播。嚴可求以厚利募贛石水工，故吳兵奄至虔州城下，虔人始知之。

蜀太子衍好酒色，樂遊戲。蜀主嘗自夾城過，聞太子與諸王鬥雞擊球喧呼之聲，歎曰：「吾百戰以立基業，此輩其能守之乎！」由是惡張格，而徐賢妃為之內主，竟不能去也。

信王宗傑有才略，屢陳時政，蜀主賢之，有廢立意。二月，癸亥，宗傑暴卒，蜀主深疑之。

河陽節度使、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。甲子，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。彥章築壘自固，決河水，瀰浸數里，以限晉兵，晉兵不得進。彥章，許州人也。安彥之散卒多聚於兗、鄆山谷為群盜，以觀二國成敗，晉王招募之，多降於晉。

己亥，蜀主以東面招討使王宗侃為東、西兩路諸軍都統。

三月，吳越王鏐初立元帥府，置官屬。

夏，四月，癸卯朔，蜀主立子宗平為忠王，宗特為資王。

岐王復遣使求好於蜀。

己酉，以吏部侍郎蕭頃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保大節度使高萬金卒。癸亥，以忠義節度使高萬興兼保大節度使，並鎮鄜、延。

司空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趙光逢告老，己巳，以司徒致仕。蜀主自永平末得疾，昏瞀，至是增劇。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沉靜有謀，五月，召還，以為馬步都指揮使。乙亥，召大臣入寢殿，告之曰：「太子仁弱，朕不能違諸公之請，逾次而立之。若其不堪大業，可置諸別宮，幸勿殺之。但王氏子弟，諸公擇而輔之。徐妃兄弟，止可優其祿位，慎勿使之掌兵預政，以全其宗族。」

內飛龍使唐文扆久典禁兵，參預機密，欲去諸大臣，遣人守宮門。王宗弼等三十餘人日至朝堂，不得入見，文扆屢以蜀主之命慰撫之，伺蜀主殂，即作難。遣其黨內皇城使潘在迎偵察外事，在迎以其謀告宗弼等。宗弼等排闥入，言文扆之罪，以天冊府掌書記崔延昌權判六軍事，召太子入侍疾。丙子，貶唐文扆為眉州刺史。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扆，削官爵，流瀘州。在迎，炕之子也。丙申，蜀主詔中外財賦、中書除授、諸司刑獄案牘專委庾凝績，都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。丁酉，削唐文扆官爵，流雅州。辛丑，以宋光嗣為內樞密使，與兼中書令王宗弼、宗瑤、宗綰、宗夔並受遺詔輔政。初，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，專用士人，及唐文扆得罪，蜀主以諸將多許州

故人，恐其不為幼主用，故以光嗣代之。自是宦者始用事。六月，壬寅朔，蜀主殂。癸卯，太子即皇帝位。尊徐賢妃為太后、徐淑妃為太妃。以宋光嗣判六軍諸衛事。乙卯，殺唐文扆、王保晦。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宗昱殺天雄節度使唐文裔於秦州，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唐道崇官。

吳內外馬步都軍使、昌化節度使、同平章事徐知訓，驕倨淫暴。威武節度使、知撫州李德誠有家妓數十，知訓求之，德誠遣使謝曰：「家之所有皆長年，或有子，不足以侍貴人，當更為公求少而美者。」知訓怒，謂使者曰：「會當殺德誠，並其妻取之！」知訓狎侮吳王，無復君臣之禮。嘗與王為優，自為參軍，使王為蒼鶻，總角弊衣執帽以從。又嘗泛舟濁河，王先起，知訓以彈彈之。又嘗賞花於禪智寺，知訓使酒悖慢，王懼而泣，四座股慄。左右扶王登舟，知訓乘輕舟逐之，不及，以鐵撾殺王親吏。將佐無敢言者，父溫皆不之知。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誥，獨季弟知諫以兄事禮之。知訓嘗召兄弟飲，知誥不至，知訓怒曰：「乞子不欲酒，欲劍乎！」又嘗與知誥飲，伏甲欲殺之，知諫躡知誥足，知誥陽起如廁，遁去，知訓以劍授左右刁彥能使追殺之。彥能馳騎及於中塗，舉劍示知誥而還，以不及告。平盧節度使、同平章事、諸道副都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於知訓，知訓強欲私之，瑾已不平。知訓惡瑾位加己上，置靜淮軍於泗州，出瑾為靜淮節度使，瑾益恨之，然外事知訓愈謹。瑾有所愛馬，冬貯於幄，夏貯於幬。寵妓有絕色。知訓過別瑾，瑾置酒，自捧觴，出寵妓使歌，以所愛馬為壽，知訓大喜。瑾因延之中堂，伏壯士於戶內，出妻陶氏拜之。知訓答拜，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，呼壯士出斬之。瑾先系二悍馬於廡下，將圖知訓，密令人解縱之，馬相蹄嚙，聲甚厲，以是外人莫之聞。瑾提知訓首出，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。瑾馳入府，以首示吳王曰：「僕已為大王除害！」王懼，以衣障面，走入內，曰：「舅自為之，我不敢知！」瑾曰：「婢子不足與成大事！」以知訓首擊柱，挺劍將出，子城使翟虔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，乃自後逾城，墜而折足，顧追者曰：「吾為萬人除害，以一身任患。」遂自剄。

徐知誥在潤州聞難，用宋齊丘策，即日引兵濟江。瑾已死，因撫定軍府。時徐溫諸子皆弱，溫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政，沉朱瑾屍於雷塘而滅其族。瑾之殺知訓也，泰寧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瑾所向，聞其已死，乃歸。宣諭使李儼貧困，寓居海陵。溫疑其與瑾通謀，皆殺之。嚴可求恐志誠不受命，詐稱袁州大破楚兵，將吏皆入賀，伏壯士於戟門，擒志誠，斬之，並其諸子。

壬戌，晉王自魏州勞軍於楊劉，自泛舟測河水，其深沒槍。王謂諸將曰：「梁軍非有戰意，但欲阻水以老我師，當涉水攻之。」甲子，王引親軍先涉，諸軍隨之，褰甲橫槍，

結陳而進。是日水落，深才及膝。匡國節度使、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眾臨岸拒之，晉兵不得進，乃稍引卻，梁兵從之。及中流，鼓噪復進，彥章不能支，稍退登岸。晉兵因而乘之，梁兵大敗，死傷不可勝紀，河水為之赤，彥章僅以身免。是日，晉人遂陷濱河四寨。

蜀唐文扆既死，太傅、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張格內不自安，或勸格稱疾俟命，禮部尚書楊玢自恐失勢，謂格曰：「公有援立大功，不足憂也。」庚午，貶格為茂州刺史，玢為榮經尉。吏部侍郎許寂、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。格尋再貶維州司戶，庾凝績又奏徙格於合水鎮，令茂州刺史顧承郾伺格陰事。王宗侃妻以格同姓，欲全之，謂承郾母曰：「戒汝子，勿為人報仇，他日將歸罪於汝。」承郾從之。凝績怒，因公事抵承郾罪。

秋，七月，壬申朔，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為巨鹿王，宗瑤為臨淄王，宗綰為臨洮王，宗播為臨潁王，宗裔、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為琅邪郡王。甲戌，以王宗侃為樂安王。丙子，以兵部尚書庾傳素為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蜀主不親政事，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。宗弼納賄多私，上下咨怨。宋光嗣通敏善希合，蜀主寵任之，蜀由是遂衰。

吳徐溫入朝於廣陵，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，欲大行誅戮。徐知誥、嚴可求具陳徐知訓過惡，所以致禍之由，溫怒稍解，乃命網瑾骨於雷塘而葬之，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，皆抵罪；獨刁彥能屢有諫書，溫賞之。戊戌，以知誥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、內外馬步都軍副使、通判府事，兼江州團練使。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。溫還鎮金陵，總吳朝大綱，自餘庶政，皆決於知誥。知誥悉反知訓所為，事吳王盡恭，接士大夫以謙，御眾以寬，約身以儉。以吳王之命，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，餘俟豐年乃輸之。求賢才，納規諫，除奸猾，杜請托。於是士民翕然歸心，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，以宋齊丘為謀主。先是，吳有丁口錢，又計畝輸錢，錢重物輕，民甚苦之。齊丘說知誥，以為「錢非耕桑所得，今使民輸錢，是教民棄本逐末也。請蠲丁口錢；自餘稅悉輸谷帛，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十。」或曰：「如此，縣官歲失錢億萬計。」齊丘曰：「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！」知誥從之。由是江、淮間曠土盡辟，桑柘滿野，國以富強。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，以為殿直、軍判官。知誥每夜引齊丘於水亭屏語，常至夜分，或居高堂，悉去屏障，獨置大爐，相向坐，不言，以鐵箸畫灰為字，隨以匙滅去之，故其所謀，人莫得而知也。

虔州險固，吳軍攻之，久不下，軍中大疫，王祺病，吳以鎮南節度使劉信為虔州行營招討使，未幾，祺卒。譚全播求救於吳越、閩、楚。吳越王鏐以統軍使傳球為西南面行營應援使，將兵二萬攻信州；楚將張可求將萬人屯古亭，閩兵屯雩都以救之。信州兵才數

百，逆戰，不利；吳越兵圍其城。刺史周本，啟關張虛幕於門內，召僚佐登城樓作樂宴飲，飛矢雨集，安坐不動；吳越疑有伏兵，中夜，解圍去。吳以前舒州刺史陳璋為東南面應援招討使，將兵侵蘇、湖，錢傳球自信州南屯汀州。晉王遣間使持帛書會兵於吳，吳人辭以虔州之難。

晉王謀大舉入寇，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，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，李嗣源將邢洺步騎萬人，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，及麟、勝、雲、蔚、新、武等州諸部落奚、契丹、室韋、吐谷渾，皆以兵會之。八月，並河東、魏博之兵，大閱於魏州。

蜀諸王皆領軍使，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：「親王典兵，禍亂之本。今主少臣強，讒間將興，繕甲訓士，非吾輩所宜為也。」因固辭軍使，蜀主許之，但營書捨、植松竹自娛而已。

泰寧節度使張萬進，輕險好亂。時嬖倖用事，多求賂於萬進，萬進聞晉兵將出，己酉，遣使附於晉，且求援。以亳州團練使劉鄩為兗州安撫制置使，將兵討之。

甲子，蜀順德皇后殂。

乙丑，蜀主以內給事王廷紹、歐陽晃、李周輅、宋光葆、宋承蘊、田魯儔等為將軍及軍使，皆干預政事，驕縱貪暴，大為蜀患，周庠切諫，不聽。晃患所居之隘，夜，因風縱火，焚西鄰軍營數百間，明旦，召匠廣其居；蜀主亦不之問。光葆，光嗣之從弟也。

晉王自魏州如楊劉，引兵略鄆、濮而還，循河而上，軍於麻家渡。賀瑰、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台村，相持不戰。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，危窘者數四，賴李紹榮力戰翼衛之，得免。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：「元元之命繫於王，本朝中興繫於王，奈何自輕如此！」王笑謂使者曰：「定天下者，非百戰何由得之！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！」一旦，王將出營，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：「大王當為天下自重。彼先登陷陳，將士之職也，存審輩宜為之，非大王之事也。」王為之攬轡而還。他日，伺存審不在，策馬急出，顧謂左右曰：「老子妨人戲！」王以數百騎抵梁營，謝彥章伏精甲五千於堤下；王引十餘騎度堤，伏兵發，圍王數十重，王力戰於中，後騎繼之者攻之於外，僅得出。會李存審救至，梁兵乃退，王始以存審之言為忠。

吳劉信遣其將張宣等夜將兵三千襲楚將張可求於古亭，破之；又遣梁詮等將兵擊吳越及

閩兵，二國聞楚兵敗，俱引歸。

梅山蠻寇邵州，楚將樊須擊走之。

九月，壬午，蜀內樞密使宋光嗣以判六軍讓兼中書令王宗弼，蜀主許之。

吳劉信晝夜急攻虔州，斬首數千級，不能克；使人說譚全播，取質納賂而還。徐溫大怒，杖信使者。信子英彥典親兵，溫授英彥兵三千，曰：「汝父居上游之地，將十倍之眾，不能下一城，是反也！汝可以此兵往，與父同反！」又使升州牙內指揮使朱景瑜與之俱，曰：「全播守卒皆農夫，饑窘逾年，妻子在外，重圍既解，相賀而去，聞大兵再往，必皆逃遁，全播所守者空城耳，往必克之。」

冬，十一月，壬申，蜀葬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於永陵，廟號高祖。

越主巖祀南郊，大赦，改國號曰漢。

劉信聞徐溫之言，大懼，引兵還擊虔州。先鋒始至，虔兵皆潰，譚全播奔雩都，追執之。吳以全播為右威衛將軍，領百勝節度使。

先是，吳越王鏐常自虔州入貢，至是道絕，始自海道出登、萊，抵大梁。

初，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，說吳王曰：「今大王與諸將皆為節度使，雖有都統之名，不足相臨制；請建吳國，稱帝而治。」王不許。嚴可求屢勸溫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吳政，知誥與駱知祥謀，出可求為楚州刺史。可求既受命，至金陵，見溫，說之曰：「吾奉唐正朔，常以興復為辭。今朱、李方爭，朱氏日衰，李氏日熾。一旦李氏有天下，吾能北面為之臣乎？不若先建吳國以系民望。」溫大悅，復留可求參總庶政，使草具禮儀。知誥知可求不可去，乃以女妻其子續。晉王欲趣大梁，而梁軍扼其前，堅壁不戰百餘日。十二月，庚子朔，晉王進兵，距梁軍十里而捨。

初，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瑰善將步兵，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，瑰惡其與己齊名。一日，瑰與彥章治兵於野，瑰指一高地曰：「此可以立柵。」至是，晉軍適置柵於其上，瑰疑彥章與晉通謀。瑰屢欲戰，謂彥章曰：「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，社稷是賴。今強寇壓吾門，而逗遛不戰，可乎！」彥章曰：「強寇憑陵，利在速戰。今深溝高壘，據其津要，

彼安敢深入！若輕與之戰，萬一蹉跌，則大事去矣。」瑰益疑之，密譖之於帝，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，因享士，伏甲，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、別將侯溫裕，以謀叛聞。審澄、溫裕，亦騎將之良者也。丁未，以朱珪為匡國留後，癸丑，又以為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。

晉王聞彥章死，喜曰：「彼將帥自相魚肉，亡無日矣。賀瑰殘虐，失士卒心，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，彼安得堅壁不動！幸而一與之戰，蔑不勝矣。」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，周德威曰：「梁人雖屠上將，其軍尚全，輕行徼利，未見其福。」不從。戊午，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，起師趨汴。庚申，毀營而進，眾號十萬。

辛酉，蜀改明年元曰乾德。

賀瑰聞晉王已西，亦棄營而踵之。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，以供營柵之役，所至，營柵立成。壬戌，至胡柳陂。癸亥旦，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。周德威曰：「賊倍道而來，未有所捨，我營柵已固，守備有餘，既深入敵境，動須萬全，不可輕發。此去大梁至近，梁兵各念其家，內懷憤激，不以方略制之，恐難得志。王宜按兵勿戰，德威請以騎兵擾之，使彼不得休息，至暮營壘未立，樵爨未具，乘其疲乏，可一舉滅也。」王曰：「前在河上恨不見賊，今賊至不擊，尚復何待，公何怯也！」顧李存審曰：「敕輜重先發，吾為爾殿後，破賊而去！」即以親軍先出。德威不得已，引幽州兵從之，謂其子曰：「吾無死所矣。」賀瑰結陳而至，橫亙數十里。王帥銀槍都陷其陳，沖蕩擊斬，往返十餘里。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、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，西走趣濮陽。晉輜重在陳西，望見梁旗幟，驚潰，入幽州陳，幽州兵亦擾亂，自相蹈藉；周德威不能制，父子皆戰死。魏博節度副使王緘與輜重俱行，亦死。

晉兵無復部伍。梁兵四集，勢甚盛。晉王據高丘收散兵，至日中，軍復振。陂中有土山，賀瑰引兵據之。晉王謂將士曰：「今日得此山者勝，吾與汝曹奪之。」即引騎兵先登，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，梁兵紛紛而下，遂奪其山。

日向晡，賀瑰陳於山西，晉兵望之有懼色。諸將以為諸軍未盡集，不若斂兵還營，詰朝復戰。天平節度使、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：「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，山下惟步卒，向晚皆有歸志，我乘高趣下擊之，破之必矣。今王深入敵境，偏師不利，若復引退，必為所乘。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，必不戰自潰。凡決勝料敵，惟觀情勢，情勢已得，斷在不疑。王之成敗，在此一戰；若不決力取勝，縱收餘眾北歸，河朔非王有也。」昭義節度使李

嗣昭曰：「賊無營壘，日晚思歸，但以精騎擾之，使不得夕食，俟其引退，追擊可破也。我若斂兵還營，彼歸整眾復來，勝負未可知也。」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：「賊大將已遁，王之騎軍一無所失，今擊此疲乏之眾，如拉朽耳。王但登山，觀臣為王破賊。」王愕然曰：「非公等言，吾幾誤計。」嗣昭、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，諸軍繼之，梁兵大敗。元城令吳瓊、貴鄉令胡裝，各帥白丁萬人，於山下曳柴揚塵，鼓噪以助其勢。梁兵自相騰藉，棄甲山積，死亡者幾三萬人。裝，證之曾孫也。是日，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，皆不能振。

晉王還營，聞周德威父子死，哭之慟，曰：「喪吾良將，是吾罪也！」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為嵐州刺史。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，見晉軍撓敗，不知王所之，或曰：「王已北渡河矣。」嗣源遂乘冰北渡，將之相州。是日，從珂從王奪山，晚戰皆有功。甲子，晉王進攻濮陽，拔之。李嗣源知晉軍之捷，復來見王於濮陽，王不悅，曰：「公以吾為死邪？渡河安之！」嗣源頓首謝罪。王以從珂有功，但賜大鐘酒以罰之，然自是待嗣源稍薄。

初，契丹主之弟撒剌阿撥號北大王，謀作亂於其國。事覺，契丹主數之曰：「汝與吾如手足，而汝興此心，我若殺汝，則與汝何異！」乃囚之期年而釋之。撒剌阿撥帥其眾奔晉，晉王厚遇之，養為假子，任為刺史；胡柳之戰，以其妻子來奔。

晉軍至德勝渡，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，曰：「晉人戰勝，將至矣。」頃之，晉兵有先至大梁問次捨者，京城大恐。帝驅市人登城，又欲奔洛陽，遇夜而止。敗卒至者不滿千人，傷夷逃散，各歸鄉里，月餘僅能成軍。

均王中貞明五年（己卯，公元九一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巳，蜀主祀南郊，大赦。

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夾河築兩城而守之。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為內外番漢馬步總管。晉王還魏州，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。

漢主巖立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，殷之女也。

三月，丙戌，蜀北路行營都招討、武德節度使王宗播等自散關擊岐，渡渭水，破岐將孟

鐵山。會大雨而還，分兵戍興元、鳳州及威武城。戊子，天雄節度使、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隴州，不克。蜀主奢縱無度，日與太后、太妃游宴於貴臣之家，及游近郡名山，飲酒賦詩，所費不可勝紀。仗內教坊使嚴旭強取士民女子內宮中，或得厚賂而免之，以是累遷至蓬州刺史。太后、太妃各出教令賣刺史、令、錄等官，每一官闕，數人爭納賂，賂多者得之。

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，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，代李嗣昭。昭宏，宦者也，本姓馬，晉王賜姓名，使與知嵐州事孟知祥俱為河東、魏博中門使。孟知祥又薦教練使雁門郭崇韜能治劇，王以為中門副使。崇韜倜儻有智略，臨事敢決，王寵待日隆。先是，中門使吳珪、張虔厚相繼獲罪，及紹宏出幽州，知祥懼禍，稱疾辭位，王乃以知祥為河東馬步都虞候，自是崇韜專典機密。

詔吳越王鏐大舉討淮南。鏐以節度副大使傳瓘為諸軍都指揮使，帥戰艦五百艘，自東洲擊吳。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之。

吳徐溫帥將吏籓鎮請吳王稱帝，吳王不許。夏，四月，戊戌朔，即吳國王位。大赦，改元武義。建宗廟社稷，置百官，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。以金繼土，臘用丑。改謚武忠王曰孝武王，廟號太祖，威王曰景王，尊母為太妃；以徐溫為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諸道都統、鎮海、寧國節度使、守太尉兼中書令、東海郡王，以徐知誥為左僕射、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，仍領江州團練使，以揚府左司馬王令謀為內樞密使，營田副使嚴可求為門下侍郎，鹽鐵判官駱知祥為中書侍郎，前中書舍人盧擇為吏部尚書兼太常卿，掌書記殷文圭為翰林學士，館驛巡宮游恭為知制誥，前駕部員外郎楊迢為給事中。擇，醴泉人；迢，敬之之孫也。

錢傳瓘與彭彥章遇；傳瓘命每船皆載灰、豆及沙，乙巳，戰於狼山江。吳船乘風而進，傳瓘引舟避之，既過，自後隨之。吳回船與戰，傳瓘使順風揚灰，吳人不能開目；及船舷相接，傳瓘使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，豆為戰血所漬，吳人踐之皆僵仆。傳瓘因縱火焚吳船，吳兵大敗。彥章戰甚力，兵盡，繼之以木，身被數十創，陳汾按兵不救；彥章知不免，遂自殺。傳瓘俘吳裨將七十人，斬首千餘級，焚戰艦四百艘。吳人誅汾，籍沒家貲，以其半賜彥章家，稟其妻子終身。

賀瑰攻德勝南城，百道俱進，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，蒙以牛革，設睥睨、戰格如城狀，橫於河流，以斷晉之救兵，使不得渡。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，陳於北岸，不能進；遣善

游者馬破龍入南城，見守將氏延賞，延賞言矢石將盡，陷在頃刻。晉王積金帛於軍門，募能破艨□童者；眾莫知為計，親將李建及曰：「賀瑰悉眾而來，冀此一舉；若我軍不渡，則彼為得計。今日之事，建及請以死決之。」乃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，被鎧操斧，帥之乘舟而進。將至艨□童，流矢雨集，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，斧其竹笮，又以木罌載薪，沃油然火，於上流縱之，隨以巨艦實甲士，鼓噪攻之。艨艟既斷，隨流而下，梁兵焚溺者殆半，晉兵乃得渡。瑰解圍走，晉兵追之，至濮州而還。瑰退屯行台村。

蜀主命天策府諸將無得擅離屯戍。五月，丁卯朔，左散旗軍使王承誾、承勳、承會違命，蜀主皆原之。自是禁令不行。

楚人攻荊南，高季昌求救於吳，吳命鎮南節度使劉信等帥洪、吉、撫、信步兵自瀏陽趣潭州，武昌節度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。信等至潭州東境，楚兵釋荊南引歸。簡等入復州，執其知州鮑唐。

六月，吳人敗吳越兵於沙山。

秋，七月，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，徐溫帥諸將拒之，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海門出其後。壬申，戰於無錫。會溫病熱，不能治軍，吳越攻中軍，飛矢雨集，鎮海節度判官陳彥謙遷中軍旗鼓於左，取貌類溫者，擐甲冑，號令軍事，溫得少息。俄頃，疾稍間，出拒之。時久旱草枯，吳人乘風縱火，吳越兵亂，遂大敗，殺其將何逢、吳建，斬首萬級。傳瓘遁去，追至山南，覆敗之。陳璋敗吳越於香彎。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，指揮使崔彥章獲之。紹勇而多謀，溫復使之典兵。

初，錦衣之役，吳馬軍指揮曹筠叛奔吳越，徐溫赦其妻子，厚遇之，遣間使告之曰：「使汝不得志而去，吾之過也，汝無以妻子為念。」及是役，筠復奔吳。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，而不問筠去來之罪，歸其田宅，復其軍職，筠內愧而卒。

知誥請帥步卒二千，易吳越旗幟鎧仗，躡敗卒而東，襲取蘇州。溫曰：「爾策固善；然吾且求息兵，未暇如汝言也。」諸將皆以為：「吳越所恃者舟楫，今大旱，水道涸，此天亡之時也，宜盡步騎之勢，一舉滅之。」溫歎曰：「天下離亂久矣，民困已甚，錢公亦未易可輕；若連兵不解，方為諸君之憂。今戰勝以懼之，戢兵以懷之，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，君臣高枕，豈不樂哉！多殺何為！」遂引還。

吳越王鏐見何逢馬，悲不自勝，故將士心附之。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，左右為之請，鏐曰：「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。」出其女而斬之。鏐自少在軍中，夜未嘗寐，倦極則就圓木小枕，或枕大鈴，寐熟輒欹而寤，名曰：「警枕」。置粉盤於臥內，有所記則書盤中，比老不倦。或寢方酣，外有白事者，令侍女振紙即寤。時彈銅丸於樓牆之外，以警直更者。嘗微行，夜叩北城門，吏不肯啟關，曰：「雖大王來亦不可啟。」乃自他門入。明日，召北門吏，厚賜之。

丙戌，吳王立其弟濛為廬江郡公，溥為丹楊郡公，潯為新安郡公，澈為鄱陽郡公，子繼明為廬陵郡公。

晉王歸晉陽，以巡官馮道為掌書記。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眾，請省其數。王怒曰：「孤為效死者設食，亦不得專，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，孤自歸太原。」即召馮道令草詞以示眾。道執筆逡巡不為，曰：「大王方平河南，定天下，崇韜所請未至大過；大王不從可矣，何必以此驚動遠近，使敵國聞之，謂大王君臣不和，非所以隆威望也。」會崇韜入謝，王乃止。

初，唐滅高麗，天祐初，高麗石窟寺眇僧躬乂，聚眾據開州稱王，號大封國，至是，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貢於吳。

八月，乙未朔，宣義節度使賀瑰卒。以開封尹王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。瓚將兵五萬，自黎陽渡河掩擊澶、魏，至頓丘，遇晉兵而旋，瓚為治嚴，令行禁止，據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，夾河築壘，運洛陽竹木造浮梁，自滑州饋運相繼。晉蕃漢馬步副總管、振武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，或曰：「浮梁須竹笮、鐵牛、石囷，我皆無之，何以能成！」存進不聽，以葦笮維巨艦，繫於土山巨木，逾月而成，人服其智。

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錫之俘於吳越；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於吳。自是吳國休兵息民，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。吳王及徐溫屢遺吳越王鏐書，勸鏐自王其國；鏐不從。

九月，丙寅，詔削劉巖官爵，命吳越王鏐討之。鏐雖受命，竟不行。

吳廬江公濛有材氣，常歎曰：「我國家而為它人所有，可乎！」徐溫聞而惡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